



邓拥军 年过五旬，外表憨胖，内心柔软，说话、唱歌都操一口纯正的麻柳腔。在达城马路上执勤多年，得过几个奖章，拿过几本证书。一个连“的地得”“定补状”都弄不醒豁的家伙，听说不想当交警就不是好交警以后，业余时间拿起笔来开始涂抹自己的文学梦，随心所欲随记，就当给生活添料加色。

## 富满满

9月19日，我去了庐山。9月21日晚，弟弟从达州打来电话说：老家的富满满（叔叔）被火烧死了。我的脑袋顿时“嗡”地一声，立马给富满满的儿子、在老家当村组长的堂哥打电话，询问具体情况。

电话那头的堂哥泣不成声：“老弟，这是真的。9月20日下午，我赶到火场的时候，大火已经包围了我爹，当时他还在努力扑火，极力地想阻止火势蔓延。看到我以后，便大声呼叫，叫我快去找人灭火。火势太大了，我冲过去救他时，曾抓住了他的手臂，想把他从火场中拖出来。可是我拖出来的只是从他手臂上撸下来的一层肉皮。亲眼看到爹在火中被活活烧死了，我想救也救不了呀……”我不好再详细询问，那样会让堂哥再次经历那种生离死别而又无能为力的痛。

在庐山，我住在工人疗养院的3号楼8109房间。庐山植被茂密，3号楼又更靠近山顶，夜晚的林间有各种动物的叫声，这本来很正常。当我在庐山第一次听到老鸹惨叫的叫声，再加上富满满意外离世的消息，当晚便彻夜难眠，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富满满的音容笑貌。

富满满名叫邓胜富，因与我父亲同辈，老家称叔叔辈为满满，又有在名字后加上满满的叫法，所以我们邓家“泽”字辈

的族人都称呼邓胜富为“富满满”。

富满满是一个对土地非常有感情的农把式，农活干得十分精致。他耕作的地块总是厢垄工整，栽种的庄稼横看成行，竖看成列，那些禾苗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。小时候总觉得富满满的肚子里装着很多故事，什么《孟母三迁》《画荻教子》《岳母刺字》《孔融让梨》……夏夜在地坝里乘凉时，我们总是听着富满满的那些故事酣然入睡。

我当兵走的时候，富满满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。临行前，堂婶还专门炒了酸辣鸡为我饯行，富满满那天郑重其事地斟了一杯酒，蛮有仪式感地敬了我一杯：“军娃子呀，出去了，就不要想回来。在部队好好干，争取去更大的舞台……”这是一个生产队的最高“行政长官”对我的殷殷嘱托，也是一个父辈对我的殷切希望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富满满的葬礼定在9月29日晚上举行，我赶紧回老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我在火灾现场沉思，始终没有搞明白，耳聪目明、活动自如的富满满为什么会活活烧死呢？在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叙述中，我找到了富满满被烈火吞噬的真正答案。

9月20日，富满满准备去挖门前荷田

里的藕。由于今年持续高温干旱，荷田里有很多已经干枯的荷叶，富满满想把荷田弄得整洁些，就把干枯的荷叶捡出来烧掉。当他焚烧荷叶的时候，意外引燃了门前竹林里的竹叶。看到火势迅速蔓延，富满满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这辈子最愚蠢最糊涂的事。加之儿子又是组长，也曾多次告诉他，持续高温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森林火灾。富满满害怕会给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更害怕火势蔓延会引发森林火灾，于是，已经八十一岁的他就独自与病魔赤身搏斗。其实，只要他后退一步，又怎么会被火烧死嘛！

我在火灾现场看到，只要火势蔓延过那条乡村公路，真的就会引燃富满满屋后的那片山林，也明白了富满满为什么要拼死扑火的真正原因。虽然这是因富满满忽视用火安全而引发的意外事故，但他在危险和灾难来临时没有退缩，没有畏惧，没有苟且偷生，而是以死相拼，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才没酿成更大的灾难，富满满的举动让我肃然起敬。

富满满出殡的时候，送葬的队伍很长很长。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终于在这天迎来了降雨。我想，这场雨一定会给富满满带去一丝慰藉和一丝清凉。久违的秋雨，也如我们悲伤的泪水。

## 你好！鄙人姓出

□出智周（重庆）

“下面请周智出先生发言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鄙人姓出。”我赶紧举手纠正。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，出智周先生。”主持人尴尬地笑了。

从求学四川到扎根重庆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很怕别人问起我的姓名。我这委实有点罕见的“出”姓，经常让我费尽口舌，我需要不停地解释，我从哪里来，我为什么姓出，这个奇怪的姓背后有什么历史渊源？读书时，很多同学以为我的名字被搞错了，会主动帮我纠错，慢慢才习以为常。我的姓名里三个连着的翘舌音又给大家出了难题。大学里教我们古汉语的老师是宜宾人，她经常用南方人的腔调字正腔圆地在课堂上说：出、智、周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这导致我后来只要听到有人翘着舌头读我的名字，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。

到重庆工作后，我渐渐学会了自嘲。当有人问我重庆有多少人姓出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目前有两个。

问者好奇：“还有一个是谁？”

我一脸得意：“还有一个是我女儿。”

“哦！”这时，问者多半会后悔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不过，更多时候，我很尴尬。因为，很多人听我说姓出，往往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“出”，而是先想到“初”或“楚”。有一次，我给女儿报名参加一个活动，主办方问我名字，我说“出先生”。他听我解释了半天，在纸上写了个“出”字，然后歪着头愣了一会，又在上硬生生地加了一个“尸”字头，于是可怜的“出先生”就变成了

“屈先生”。我满脸窘迫，再三解释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忙不迭纠正过来。

还有一次，我去参加重庆法官学院培训，座谈环节，大家都盯着我看，对面一个女孩则羞红了脸。等我看到她的座牌，一下子领悟过来，哭笑不得。原来，主办方知道我姓出，就特意把一个姓“来”的女孩安排坐在我的对面。周围的人笑成一团。

这样的小插曲还有很多，我的祖先也没少受困扰。清朝时，出氏出了一个叫出科联的读书人，联捷进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有一次，出科联随乾隆帝下江南巡游，他对这位随臣的姓名感到奇怪，忍不住询问。出科联乘机奏明出姓来龙去脉，乾隆听后哈哈大笑，连称好几个奇姓！

小时候，我们对出姓一无所知。在村里读小学，大家都姓出，导致我们以为全国人民都姓出。后来，我们去镇上读书，知道还有人姓陈、姓李、姓刘，别提有多惊讶了。当时，我们心里都这样想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姓那么奇怪啊？”后来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姓才是大家眼里那个奇奇怪怪的姓。

女儿慢慢长大，她也意识到了出姓的奇异，不过她总是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：“知道孔子曰吧？我的名字就叫出子言。我爸希望我能言善辩，又希望我一字千金，做一个新时代的‘出子’……对啦，我们本来并不姓出，出字前面还有两个字，全称是‘纳哈出’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和纳兰性德一样洋气哇！”

女儿努力想向同学解释这个蒙古族姓氏的来源，不过缺乏历史知识的她，和我小时候一样，一知半解，经常被同学问

得满头大汗。

然后，我就一遍一遍地告诉她，出姓始祖是元朝重臣木华黎。对，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和成吉思汗拜把子的木华黎！元亡之际，木华黎的后人纳哈出被明朝几次招降，又几次反叛，但都得到了明太祖的宽恕，征战云南死于途中，被出氏族尊为不归宿。后来，纳哈出的长子因反叛被杀，次子佛家奴怕受牵连，所以单取“出”字为姓，几次迁居，最终在泉港洪厝村定居下来。定居后，他把聚族之地的烟倒山改名为燕山，并在山上建造寺庙，命名为燕山寺，暗喻祖籍来自北疆燕山。

听我这么说，很多朋友对出姓更感好奇，刨根问底。但当他们听说，出姓现在在全国都只有3000人左右，和国宝大熊猫的数量差不多时，都笑得乐不可支。

“你们还骑马射箭吗？”他们好奇地问。

我告诉他们：“不骑马也不射箭，我们在500年的融合中，完全进化成了海边丘陵地带的闽南人，操一口闽南话，与山海为伴。”大家很失望：“那总得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？”

“哦！”我想了半天，告诉他们，“现在村子里建起了帐篷和敖包，发展起了乡村旅游，村民的生活红红火火。不过，村民有一个习惯从来不改。”

“什么习惯？”

“那就是我们从来不过元宵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朋友们又来了兴趣。

我嘿嘿地笑了，告诉他们：“因为元宵，谐音元宵！”

他们听了，领悟半天，然后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